

Despacito (慢慢來): 快速竄升，獨佔鰲頭¹



I AM
張淑英

I READ

El País / New York Times /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，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曾任台大文學院副院長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/所學士、碩士。學術專長領域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文學與電影、旅行文學、飲食文學、情色文學、現代主義詩學、漢西筆譯理論與實踐等研究。中西口譯近百場。筆譯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★★★★★ 蟬聯冠軍寶座 16周

Despacito 的超人氣，連小賈斯汀都主動邀約合作。三人特別錄製混合英西文的版本。此舉成功打入美國告示牌 (Billboard Hot 100)，直到八月底，已蟬聯冠軍寶座 16 周，至今仍是全美最夯的夏日歌曲。

下筆寫這篇文章時，波多黎各兩位歌手路易斯·馮西 (Luis Fonsi) 和洋基老爹 (Daddy Yankee) 唱紅了九個月的《慢慢來》(Despacito)，在 YouTube 的點閱率已經超過 36 億人次，讓拉丁歌曲睽違 22 年後，繼 1995 年的 Macarena 再度攀升成為全球排行榜冠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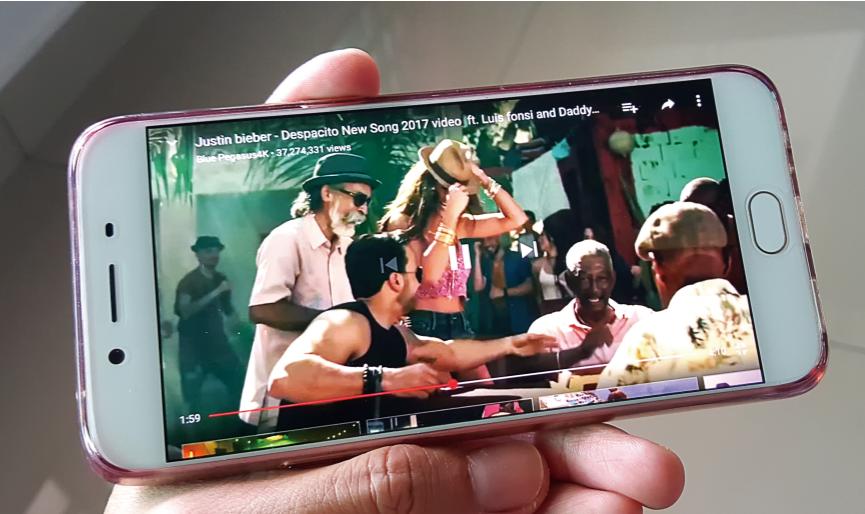
Despacito 發揮了西語語義的縮小詞 (diminutivo) 功能，用來表達暱稱語的可愛、親密與細膩，將 "Despacio" 用縮小詞 "Despacito"，從三音節一重一輕的雙母音，變成四音節單母音重音，帶動和弦的節奏和韻律。這讓人聯想到 1970 - 1980 年全盛時期的瑞典合唱團 ABBA 的 Chiquitita (小小女孩)。Chiquitita 從 "chica" (女孩)縮小到 "chi-qui-ta" (小女孩)，再變小到 "chi-qui-ti-ta"，語調、情緒、發音...抒發「我見猶憐」的情懷。

"Despacio" 變成 "Despacito"，帶點矛盾修辭的意境，越慢越道勁。依照縮小詞規則，Despacito 也可以變得更慢，寫成——"despacitito"。 (有其規則，但少使用)

Despacito 的叫好叫座，連加拿大的腦神經科學學者 Jessica Grahm 也投以學術角度分析，說明這首曲子暢銷賣座的原因。她

說：音樂會喚起大腦區塊對聲音和動作的反應，尤其情緒和補償作用的心理。《慢慢來》在 1 分 23 秒的時候，歌手馮西第一次中斷快速進行的歌曲，緩慢且清楚念出 Des-pa-ci-to 時，讓大家當下停頓反應，接下來就能跟著應聲合唱，這節奏變成大家熟悉的樂音和情緒流動，有種附著力和傳染力，聽者跟著同歡同樂的情緒補償作用就熱絡起來。歌曲唱到最後，兩位歌者帶動唱，重複 Des-pa-ci-to、Sua-ve-ci-to (溫柔再溫柔)；或是 po-qui-to a po-qui-to (從 poco a poco 變成)。說來，這跟 Macarena，或 2012 年的《江南 Style》彷彿異曲同工，音樂的重音節拍落在合音共鳴點。另一位學者 Kellaris 則用「耳朵裡的蛔蟲」(gusano de oído) 指出《慢慢來》的旋律具有挑動聽者的感官的元素：熱情、簡潔、重複、感染力強，耳邊的蛔蟲一動，全身跟著起舞高歌。

《慢慢來》快速竄升，獨佔鰲頭。從社會文化層面的思索是，讓「雷鬼動音樂」(reguetón) 終於正名／證明，從偏旁走入正軌，從非主流匯入主流，讓普羅大眾不再帶有偏見看待雷鬼動音樂。衛斯理學院 (Wellesley College) 教授 Petra Rivera-Rideau 在她的著作《混音雷鬼：波多黎各種族的文化政治》(Remixing Reggaeton: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in Puerto Rico) 提到雷鬼動音樂在波多黎各，一直以來都被視為「地下音樂」，跟性、吸毒、犯罪、貧窮、貶抑女性、種族歧視、警察暴力等負面形象連結。2002 年泰哥·卡德隆 (Tego Calderón) 的《紅螞蟻》專輯 (El Abayarde)，讓雷鬼動音樂走入波多黎各的主流市場，2004 年洋基老爹以《汽油》(Gasolina) 讓雷鬼動樂風在拉丁音樂的版圖佔有一席之地。這回 Luis Fonsi 以《慢慢來》席捲全球音樂排行榜。雷鬼動樂風經歷漫長半個世紀的蛻變與成長，如今得以融入大眾，是拉丁音樂的成就，閱聽大眾的耳福。



聽歌搭配 MV，它就是午夜狂歡舞曲，或是街舞的熱勁，畫面有老人、小孩，年輕人...是一幅日常休閒娛樂的寫生，一大群人載

歌載舞，「耳朵的蛔蟲」就會挑動你的神經跟著舞動。整首歌詞看來，情色味濃，有明示、有暗喻，也有一些雙關語。

翻譯當兒，發現幾句詞饒富趣味，會產生不同的中譯可能就在這幾句關鍵。例如 Sube, sube, sube (up) 這是祈使命令句，有「提高，爬升」的意思，也有補足力道或加油的鼓勵，一如平常西文常講的 Dale, dale; Vamos, vamos ('再來，再來')，'衝，衝，衝'...，都可以是這首歌想表達的情境。"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" 頗具文學況味，"manuscrito" 是手稿、手抄本，男歌者要讓女體成為一張手稿，那只有把身體當紙，用手在身體上書寫才有可能。那就是撫觸了。另外，還有兩句也很有意思，費思量：

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
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, (oye)

歌詞將兩情相悅裸裎獻／現身的情境，比喻成「拼圖遊戲」(rompecabezas)，montar 有填／拼圖的意思，也有「騎」的意思(西文舉凡騎車，騎馬都是 montar)，男歌者說「要拼圖我有一塊塊的拼圖」，換作俗話是「要騎我有一根」，所以我將它拆成「要拼我有的是圖」，「拼」和「圖」在這兒都是雙關語，也都可以有性指涉。還有，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apuro，閩南語的「緊事緩辦」比中文更貼切，"apuro" 在這兒雖是不疾不徐，也有「窘態」的意思，所以如果要兩者意涵兼具，就可以翻成「辦這事要不急不羞」(慢慢來，勇猛無畏)。

只是，簡單的文字，挑戰性亦高，要貼切又要親民，接受度高又要老弱婦孺皆曉，實非易事。再次證明「翻譯難，難於上青天」。

註解：1. 本文原發表於：

<https://luisachangntu.me/2017/08/27/despacito-慢慢來/>